

GHOSTS OF EVEREST

The Search for Mallory & Irvine

揭开马洛里与欧文珠峰失踪之谜

珠峰幽魂



真正的经典之作，探险爱好者之首选

困扰历史学家和登山者多年的谜团被一一解开

[德] 乔琛·汉姆莱
Jochen Hemmleb

[美] 艾瑞克·R·西蒙森
Eric R. Simonson

[美] 莱瑞·A·强森
Larry A. Johnson

[著] 王岩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珠峰幽灵

GHOSTS OF EVEREST

The Search for Mallory & Irvine
揭开马洛里与欧文珠峰失踪之谜

真正的经典之作，探险爱好者之首选

困扰历史学家和登山者多年的谜团被一一解开

[德] 乔琛·汉姆莱
Jochen Hemmleb

[美] 艾瑞克·R·西蒙森
Eric R. Simonson

[美] 莱瑞·A·强森
Larry A. Johnson

[著] 王岩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Mountaineers Books

©1999 by Jochen Hemmleb, Larry A. Johnson, Eric R. Simons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中文简体字版 ©2007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珠峰幽魂: 揭开马洛里与欧文珠峰失踪之谜 / (德) 汉姆莱, (美) 西蒙森, (美) 强森著; 王岩译.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3

书名原文: Ghosts of Everest—The search for Mallory & Irvine

ISBN 978-7-81120-068-3

I. 珠… II. ①汉…②西…③强…④王… III. 纪实文学 IV. G8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4730 号

珠峰幽魂: 揭开马洛里与欧文珠峰失踪之谜

作 者: (德) 汉姆莱 (美) 西蒙森 (美) 强森

译 者: 王 岩

校 审: 杨 权

责任编辑: 廖醒梦 张立琼 李资渝

责任校对: 蒋惠敏

封面设计: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李 行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印 刷: 广州市美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81120-068-3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4 室

邮编 / 510620

电话 / 020-22232999 传真 / 020-85250486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3833 传真 / 603-9056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言

将近 80 年前的一天，仅凭着呢子外套和老式带齿皮靴，两个英国人就能爬上海拔 8,850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这简直难以想像！尽管大不列颠在 1922 年到 1938 年间，曾五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却一次都没有成功。人类一直等到 1953 年，才看到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士和雪巴丹增·诺盖首次踏上了地球之巅——至少历史书上是这样说的。然而，在英国登山队 1924 年的攀登中，队员乔治·里奥·马洛里和安德鲁·寇因·欧文在距离顶峰只有 300 米处被最后一次观察到，然后永远地失踪了。这让我们禁不住要问：在生命结束之前，他们是不是已经攀到了顶峰呢？

如果我们证明马洛里和欧文远在希拉里和丹增之前 29 年就登上了珠峰峰顶，人类登山历史就将被改写。在全世界 14 座超过 8000 米的高峰中，没有一座是在 1950 年之前被登顶的。如果这些探险先锋能在那个时代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那绝对可以被视为是人类精神战胜自然的伟大胜利。尤其是当时，他们凭借非常原始的装备，竟要克服如此巨大的种种障碍：珠穆朗玛峰还完全是一片未知的世界，他们对上方的攀登困难和天气毫无了解，高海拔地带的生存也完全在已有知识之外。在当时的条件下尝试攀登珠峰完全是对人类信念的挑战：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的还有探险家向南、北两极发起的冲锋，以及几个世纪前早期航海家在完全未知的大洋中拼搏的经历。

所以，1999 年，马洛里及欧文搜寻探险队出发了，试图找到证据，看看他们是否在 1924 年就登上了珠峰峰顶。相关的发现成就了《珠峰幽魂》(*Ghost of Everest*) 一书。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在包括普通大众的广大范围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重新点燃了本来就存在的历史性争论。另外六本相关书籍也相继问世，内容却大相径庭：75 年前的那一天，马洛里和欧文究竟有没有



2001年马洛里及欧文搜寻探险队全家福：（站立队员，从左侧起）布兰特·奥凯塔，李·梅尔斯，杰克·诺顿，戴维·哈恩，泰博·理查德，艾瑞克·西蒙森；（跪立队员，从左侧起）约翰·瑞斯，安迪·保罗，乔琛·汉姆莱。（照片上未显示的队员：杰森·唐盖，贺迪·埃奇尔，瑞莱·默顿，莱瑞·强森）（摄影：杰克·诺顿）

登顶呢？争论的焦点之一也包括是不是应该刊登马洛里那已经被阳光和低温封存了的遗体；很多人认为这样做似乎太缺少人情和品味——虽然这些照片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大家共同关注的内容之一是，他们有没有能力登上第二台阶——东北山脊上一段高30米的垂直、光滑岩壁。1999年探险队队员科纳德·安凯亲自尝试了这段路线：在不借助任何外来工具的情况下，只利用岩石上的天然支点进行攀登。他成功了，但是他并不认为马洛里和欧文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他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其他队员。安迪·保罗到了诺埃尔·爱华德·欧戴尔

英国1922年珠峰探险队曾使用的氧气和冰爪根
（摄影：杰克·诺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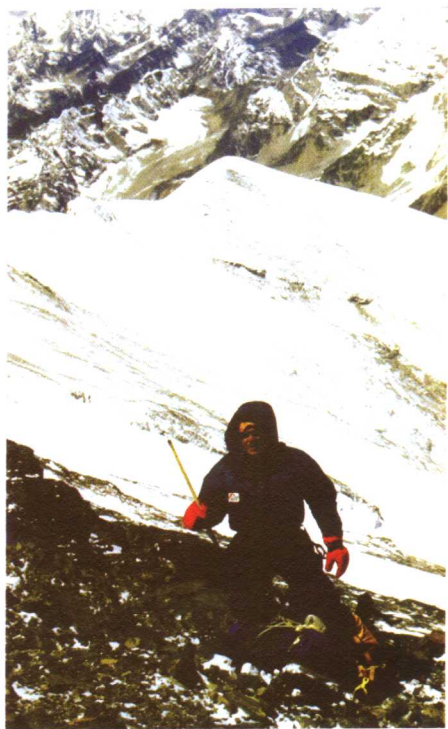
当年最后看到马洛里他们的位置，并重新进行了同一角度的观察。深思熟虑的保罗得出结论：欧戴尔最后一次观察到马洛里和欧文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位于第二台阶之上某处。

更多的疑问还包括他们究竟用掉了多少个氧气瓶，以及选择了哪一条路线。当然，还有安德鲁·寇因·欧文躺在珠峰北壁某处的遗体。他也许会带着那最后的线索——一台照相机，而它也许会记录有两位攀登者的最高位置或者甚至走到顶峰的照片。在海拔 27000 英尺寒冷、干燥的条件下，相机内的胶卷应该保存得很好，还可以冲洗出照片来。

还是在 1999 年搜寻活动结束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计划 2001 年重回珠峰，再次进行搜寻。2000 年夏天，为来年行动的准备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到了 2001 年 3 月下旬，经过数月的紧张工作后，我们终于故地重游了。这一次，队长仍是艾瑞克·西蒙森；队员包括原先的戴维·哈恩、杰克·诺顿、安迪·保罗、泰博·理查德，历史研究顾问乔琛·汉姆莱和莱瑞·强森，队医李·梅尔斯。另外，我们还添了两名新队员：布兰特·奥凯塔和约翰·瑞斯。1991 年奥凯塔在马洛里曾经尝试的路线登顶，并在下撤过程中在海拔 8,534 米处露天过了一夜，没有任何帐篷或者睡袋等装备。瑞斯在 1999 年为营救两名受困的攀登者，曾登临东北山脊的第一台阶。后来，我们的队伍还获得了向导杰森·唐盖和贺迪·埃奇尔的支持，他们两位都是国际登山向导公司的职业向导。摄像师和野外操作技师由瑞莱·默顿担当。另外，我们还有 22 名“无坚不摧”的雪巴队员。跟两年前相比，2001 年珠峰的攀登状况并不是十分理想：上部的积雪很厚；在整个攀登季节还一直刮着大风。但无论如何队员还是迅速投入，并很快建了一系列营地。在早期较低营地的一次徒步



在 1975 年中国队第六营旧址发现的勘察标志；1975 年中国登山队在顶峰树立了一根同样的标志。（摄影：乔琛·汉姆莱）



杰克·诺顿在 1924 年第六营遗址，手握队员发现的遗物之一：一根帐篷杆（摄影：布兰特·奥凯塔）



E·F·诺顿的袜子，发现于
1924年英国队第六营遗址
(摄影：乔琛·汉姆莱)



在1924年英国队第六营遗址发现的“酸味滴”罐头盒。盒子里装的实际上是红茶。(摄影：乔琛·汉姆莱)

中，诺顿、哈恩和瑞斯在东绒布冰川中发现了三个氧气瓶和其他一些来自某一处旧营地的遗物；具体位置在前进营地（第二营地）下方，大概高度是海拔6,400米。从这些氧气瓶的形状和大小判断，它们应该来自1922年英国探险队的第三营。后来，在第五营地下方、北山脊上的7,620米处，又一只完好无损的氧气瓶被发现了：它极有可能是1922年，由乔治·英吉·芬奇、杰弗瑞·布鲁斯和尼泊尔士兵特杰在一次未成功的攻顶尝试中留下來的；他们那次尝试是人类登山史上第一次借助氧气的攀登，当时到达了海拔27,500英尺的高度。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汉姆莱和协助徒步队员迪克迪刻尔森发现了中国登山队1980年“临时营地”的额外遗留物——该营地的位置被1999年马洛里及欧文搜寻探险队在第三营上方确认，是从北坳基部冰川表面发现的（6,630米）。有了2001年的这些早期发现，队伍做好了上高处搜寻的准备。4月23号，最高营地第六营在8,300处建成。

4月24号清晨6点钟，哈恩、保罗和理查德从北山脊的第五营门（7,800米）出发了，这一年的高山搜寻就此拉开帷幕。大本营里，我们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他们顺利向第六营的方向攀登。突然，在我们意料之外，理查德离开了固定路绳，开始向北壁的方向横向移动。15分钟之后，步话机里传来让人兴奋的消息：“这里是中国队1975年第六营！”当年，中国队员王洪保就是从这里出发散步，途中发现了一具身着旧式服装，已经被阳光和严寒冻僵的尸体。在另一次攀登珠峰的过程中，王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一名日本登山队员，并说那具尸体是“英国人”。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透露更多的信息，他就丧生于一场雪崩中。在珠峰登山史中，1975年之前除了马洛里和欧文之外，没有任何人在第六营附近丧生；也就是说，这具尸体只可能是二者之一。而王洪保当年的描述跟1999年发现马洛里的位置不符。就此我们可以相信，这具“英国人尸体”只有可能是欧文了。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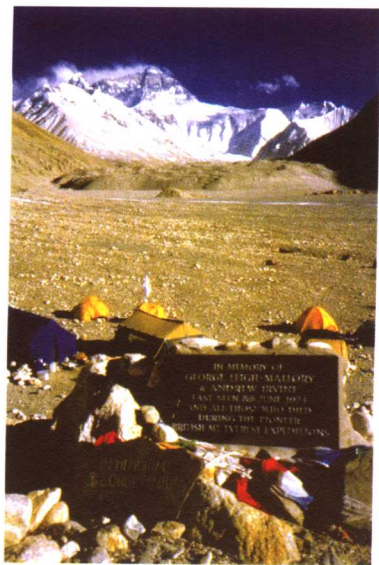


在 1933 年英国队第六营遗址发现的堪赛尔薄荷蛋糕，请注意看包装纸上的说明（摄影：乔琛·汉姆莱[左图]，杰克·诺顿[右图]）

一个重大发现就要在半小时之内诞生了！理查德和后来加入的哈恩在这个 1975 年中国队营地周围进行了艰苦的搜寻。同时，保罗对通向北山脊的这一段区域进行了搜寻，希望可以发现马洛里和欧文最后一个营地，也就是 1924 年第六营的一些线索。如果找到它，也许我们会发现更多有关他们命运的线索。

三位队员劳动的结果是：理查德和哈恩找到了另两个中国登山队营地旧址，一个是 1960 年的，另一个是 1975 年的。保罗却度过了一段恐怖时光：他独自一人暴露在山上一片完全陌生的区域，没有任何固定路绳的保护。根据一些当代描述和高清晰度航拍照片，我们大致锁定了一个搜索范围，但是几次深入该区域的调查只带回了一只很现代的袜子和连指手套。第二天早上，队伍沿着北山脊顶向下进行了搜寻。这段路线非常陡峭，攀登难度很高；但 1924 年那个营地却丝毫不见踪影。当天下午，哈恩独自进行了简短的搜寻，同样也是空手而归。

因为 1924 年第六营对整个搜寻至关重要，我们派出了第二支搜寻队伍，由奥凯塔和诺顿组成。这一次，他们将从下方开始搜寻。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离开现代登山者们常用的“普通路线”，即从第五营上方横切到北壁；相反，他们将沿早期英国探险队的路线，从北山脊顶直上。沿途的一些固定路绳说明这段路线在近些年曾经有人尝试过。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是何人何时的攀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在二战前英国队员比尔·尔曼和彼得·叶依尔德攀登了这段路线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再次完成从第五营到第六营的整个山脊路线。后来，奥凯塔和诺顿一致对这段路线的技术难度和美丽程度大加赞赏，同时也对先驱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马洛里及欧文纪念碑，
珠峰大本营（摄影：乔
琛·汉姆莱）

4月28号上午十点半，奥凯塔和诺顿已经完成了路线的大半，也搜寻了好几处本来很有希望的区域，但什么都没有发现。现在，距离前一支队伍已经搜寻过的区域，只有一小段路了，也只剩下很小的一段区域尚属空白。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他们。20分钟以后，他们横切入了一个岩石塔下方的凹地。之后不久，步话机开始响了，奥凯塔的声音简短有力：“找到了！”

77年的风雪将英国队1924年营地埋在了厚厚的冰冻碎石下面。我们希望找到的有关物品，比如氧气瓶或者笔记，偏偏都不见踪影：要不就是被埋藏在混凝土一般的冻石下面，要不就是早已被落石带下了山。奥凯塔和诺顿首先发现了几根木制的帐篷杆，然后又在几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些褪色的绿色帐篷面料和帐篷绳。接着一些小物件也逐渐被发现：包括一支连指手套，一只袜子，一些火柴，几块固体燃料，还有一盒红茶。在5月下旬的另一次搜寻中，发现了更多物品：更多的帐篷杆，两个空食品盒，一个铝制个勺，一段红色橡胶管——可能是氧气装置配件。在大本营解冻之后，我们将那支袜子打开，一个名字“爱德华·菲力克斯·诺顿”冒了出来。诺顿是1924年英国登山队的队长。在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前四天，诺顿和搭档霍华德·萨姆瓦曾进行过一次非常出色的无氧登顶尝试。4月29日，奥凯塔和诺顿继续向上攀登，他们通过黄色地带，然后沿着东北山脊一直攀登到第一台阶下方，就在海拔8,534米之下一点点。在通过黄色地带当中，他们发现了英国队1933年的第六营地，之前的中国1960年队伍和我们的1999年的队伍也曾发现过这个营地。接着，在即将攀登山脊顶路线之前，诺顿发现了一支旧式极地用连指手套，当时是在一片雪地和岩石之间的凹陷处。这会不会是来自马洛里和欧文呢？在山脊高处，距离第一台阶约250码的地方，诺顿和奥凯塔经过了中国队1975年第七营旧址，标志是一顶旧帐篷和一堆蓝色氧气瓶。从这里，他们俩又下降了一段距离回到黄色地带，这样就到了1933年发现欧文冰镐的区域。这里会不会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发生致命滑坠的地方呢？

更多的搜寻计划本来放在了5月的上半个月。但是，为了营救两位中国冰川学家，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搜寻计划。这两位科学家患上了肺水肿和脑水肿，在大家协助下从前进营地下撤。这期间，诺顿的膝盖不幸严重受伤，被迫退出了攀登队伍。几天后，其余队员进行了两次攻顶尝试，但都被第六营上方的深雪和第五营的边缘天气逼回。终于，在5月23号，哈恩、理查德、唐盖和保罗再次攻上第六营，打算为搜寻做上最后一搏。我们的计划是：他们之中的前三位尝试攻顶，并在第二台阶上方寻找更多线索；而保罗则从第六营再次尝试搜寻欧文和那台照相机。到了24号，我们的队伍再次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投身于又一场营救活动中。这一次大家的任务是协同三位俄国队员（其中一位在下撤途中不幸去世）、一名美国向导和他的危地马拉客人从8,534米上方下撤。这次救援后来成为珠峰登山史上海拔最高、困难最大的一次。而对于我们来说，前一分钟还近在咫尺的峰顶，后一分钟却被更为迫切的情况取代——其他人的生命需要。

事后，泰博·理查德说：“当时顶峰离我们好近啊：只有600英尺了，半个小时多一点就可以走到。可就在一眨眼的功夫，登顶之梦破碎了。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眼看着你身边的人正在为生命挣扎，顶峰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1年5月24日的救援成了我们搜寻的尾声，而同时，我们也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论；我们本来是要寻找这座山峰最初遇难者的踪迹，最后却帮助他人逃脱了同样的命运。珠穆朗玛峰放走了四个生命，同时却紧紧保留了那巨大的秘密：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攀登。

乔琛·汉姆莱

莱瑞·强森

艾瑞克·西蒙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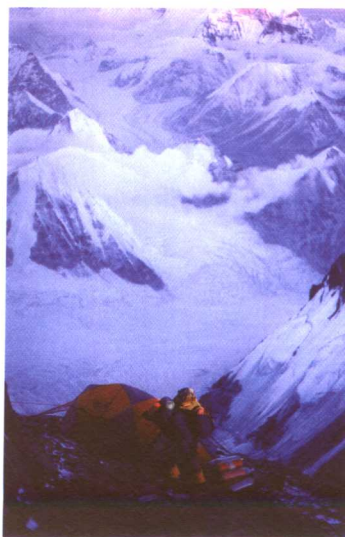
2001年7月

关于2001年马洛里及欧文搜寻活动的完整记录，作为《珠峰幽魂》的续集，已经以《珠峰秘探》(Detectives on Everest)的名字，由登山家出版社在2002年秋天出版。



珠峰登山史上的传奇人物：马洛里和欧文

目 录



序言	3
致谢辞	12
前言	14
致读者	17
序曲：最后的冲刺	19
第一章 谜和解谜	29
第二章 是探险，还是战争？	41
第三章 走出地图	59
第四章 大战役	83
第五章 暴戾的山峰	105
第六章 英国人，英国人！	125
第七章 最后的金字塔	149
第八章 信封上的话	179
尾声：因为山在那里	203
附录 1：珠峰北壁：已解和未解之谜	215
附录 2：马洛里及欧文搜寻探险队资料统计	219

致谢辞

如果没有来自美国、英国、尼泊尔以及中国众多个人、团体和公司的大力协助，我们这支“1999马洛里及欧文搜寻探险队”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这其中有汤姆·霍泽和安德瑞·萨卡尔得，是他们针对马洛里及欧文的历史谜团做了大量先锋式的研究工作。

还有我们的全体队员和夏尔巴人，是他们满怀对整个项目的巨大热情，充分发挥自己的高水平登山技巧，精诚团结，才得以给最初的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并最终将自己的名字也载入了史册。

还有爱茵·寇蓝德，是她针对探险队各个阶段的管理和组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我们来自媒体的合作伙伴们：“登山人”网站的杰克·克兹、彼得费尔德和安亚·佐罗塔丝提，WGBH/NOVA的李斯尔·克拉克、戴维·布莱谢尔斯和帕拉·安帕西，来自BBC的格兰汉姆·贺兰德、彼得·弗斯布鲁克和凯特·丝莱特，还有“支柱传媒”的耐特·西蒙森·

丽莎·瑞莱和佩茵·纽怀特。

许多新、老朋友给我们帮了很多忙，这其中有：来自中国西藏登山协会的应道随先生、我们的联络官刘峰、赵琳琳和仁青平措，翻译徐船；以及加德满都“超级徒步”公司的索南格博和安·江保。

针对我们收集到的遗物和其他资料，众多专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专业协助，这其中有：谢伦·史科特和怀泽·麦当劳，美国国际登山、探险及研究协会的拉里·汉亭森、丹·麦恩和查里·派克，华盛顿州立历史博物馆的帕翠珊·布莱克恩和林·安德森，考古学家瑞克·瑞内尔博士，以及解剖官唐纳德·瑞医学博士。

克莱尔·梅利坎、约翰·马洛里和他们的家人。

将整个事件整理成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并出版成书，要归功于作家比尔·诺斯德福特，以及“登山家”出版社的玛格丽特·福斯德和爱特·弗里曼及其他员工的大力协助。

另外：

乔琛·汉姆莱特别感谢莱瑞·强森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忠实

的友谊；以及艾瑞克·西蒙森，是他将整支队伍带向成功。

还有以下的各位人士，他们都在本书的相关研究工作中提供了帮助：伯纳德城堡学校的葛华德·巴克斯博士和盖·布兰查德先生，罗斯尔·布莱斯，已不在人世的马尔·道夫、奇佑斯·弗鲁诺、哈瑞·怀特、黄茂海、提姆·马卡特尼-史内特、考林·蒙特斯、萨德拉·内尔，皇家地理学会的祖安娜·史盖顿、马克·史墨尔、迈克·史密斯，山迪·欧文信托的朱丽叶·萨默尔、瑞士航拍及调查公司、祖·提克、布莱德·霍

西本、托马斯·怀特，以及周峥教授。最后，乔琛还要感谢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多年来对他的爱护和支持。

莱瑞·强森感谢乔琛·汉姆莱激励他参与这次伟大的探险活动，以及总指挥艾瑞克·西蒙森。另外，同等重要的还有他的妻子朵蒂，她一直用爱和支持撑起他的大后方；最后还有孩子们给他的帮助和鼓励。

艾瑞克·西蒙森感谢他的父母海尔和卡罗兰·西蒙森，还有他的朋友、客户和向导同事们。所有这些人一直都在给他源源不断的支持和鼓励。

前言

1953年，正当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加冕之际，埃德孟德·希拉里爵士和丹增·诺盖开辟人类历史之先河，首次攀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峰顶。这个锦上添花的大好消息让所有人都欢欣雀跃，却独独留下我暗自神伤：一方面，我当然为他们的成功感到欣喜；另一方面，我却禁不住怀疑大家是不是已经遗忘了我的父亲——乔治·马洛里。在1924年英国先锋式的珠峰探险中，他和他的年轻搭档安德鲁·欧文在向顶峰的最后冲刺中失踪了。

“金头发”欧文尽管年轻，却被我父亲挑中作为登顶搭档，胜出了队里其他一些更有经验的队员，比如诺埃尔·欧戴尔。我想，这是因为欧文一直在任劳任怨修理队里的氧气装置。而离开这些氧气装置，成功登顶的机会将会非常渺茫。在他们出发攻顶后，摄影师欧戴尔观察到他们持续攀升，一直上到了人类从未达到的高度。然后，在顶峰山脊的陡坡上渐高渐远，终于消失在

云雾之中。而此后发生了什么，则成了整个事件最戏剧化、最有争议的一部分：他们究竟有没有登上顶峰呢？

在1922年的攀登中，七名背夫丧身于一场雪崩之中，这让我父亲和当时的探险队长爱德华·诺顿痛心不已。他们下定决心，打算在1924年的攀登中，不再损失一手一足：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还是背夫的。而关于我父亲和欧文在失踪前是否登顶，在从大本营写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中，诺顿说：“我觉得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他们到达预定高度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晚了很多，想登到顶峰恐怕要冒极大的风险。当时，他们似乎已经攻克路线的难点。”也许，高度迟钝了父亲的思维；也许，如果能早一点下来的话，他就会得救了。

在我父亲攻顶前四天，诺顿和霍华德·萨姆瓦曾登临珠峰北壁28,000英尺（约8,534米，1米=3.281英尺——译者注）的高度，这已经是当时人类历史的最高点。可是，除了研究登山史的学生外，还有谁记得他们呢？还有谁记得诺埃尔上



克莱尔·马洛里年轻时的肖像,作者是国奇先生(图片来源不明)

尉,那个从冰雪世界带给我们珍贵照片的人?还有谁记得谢普顿、史密斯以及朗兰德后来的再次尝试呢?

1924年6月8日,这一天我父亲和他的年轻搭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今天,无数人仍被这个谜团撩拨起满心遐想。珠穆朗玛峰已经被几百人从各种不同的路线登顶,其中有男人、女人,有专家,也有新手。有人独自攀登,也有人无氧攀登。就连我的侄子——乔治·马洛里的孙子——乔治·马洛里第二也已经登上了峰顶。然而,那些早期探险家们穿着结实有余、功效不足的服装,手持原始的攀登装备,在这巨大的冰

封金字塔上探索未知世界的故事,仍然让那些热爱探险的人们心潮澎湃,不能忘怀。

1999年春天,父亲的遗体在珠峰被发现——这也就是本书要讲述的——起初我感到很不安,不希望父亲的安息被惊扰。对于我,他的灵魂似乎是远离躯体的。后来,当我开始渐渐和那些发现他的登山家们交谈,感受到他们对他的敬慕,以及他在山中的安详,那种久别的情绪就又重上心头了:如果他能早一点下撤,也许就能够活下来,而不是摔断了腿,躺在冰冷的山坡上;也许我就会由一位优秀的父亲陪伴着,快乐地成长。在整个搜索结束后,马洛里及欧文搜索探险队的队长艾瑞克·西蒙森来到伯克利拜访我们,并向全家展示了他们从我父亲口袋里发现的遗物。我于是有机会触摸到了他的雪镜——也许,这就是在我八岁那年他给我看过的那一副?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很多朋友和家人写给他的信。但是,有一样东西却不见了:一幅我母亲的照片。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他曾带了这幅照片,打算在登顶时留在顶峰

上。这是否意味着，他到底还是享受到了登临地球之巅的快乐？谜底仍未被揭开，也许，这样世界才会更有趣吧！

我不是登山文学的狂热爱好者，只读过熟人的几本书，比如杰福瑞·杨，或者威尔福莱德·诺斯的，还有就是一些关于我父亲的书籍。读起这些书，常让我恨不得也可以亲自上阵。而现在，作为一名历史

学家，我认为本书确实很有吸引力——它是关于1924年英国珠峰探险和1999年搜索队攀登及发现我父亲遗体两个事件有说服力的、详尽的描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克莱尔·梅利坎

婚前名：克莱尔·利奥—马洛里

桑塔罗斯，加利福尼亚

1999年8月